第五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9 和 160

人权问题**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2002 年 10 月 29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通知你，尽管雷聂·冈萨雷斯的家人、古巴政府以及美国有关人士和机构采取了种种措施，美利坚合众国当局继续给予他不人道、残忍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冈萨雷斯在美国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被长期剥夺自由。正如我们在 2002 年 6 月 5 日的信（A/56/969）中通知你，对上述判刑的上诉程序仍未产生任何结果。

2002 年 9 月 25 日，美国当局再次拒绝向冈萨雷斯先生妻子奥尔加·萨拉努埃瓦签发签证。冈萨雷斯先生是美国公民，被判刑 15 年。签证申请是今年 6 月 10 日提交的，美国当局在 87 天后才做出决定。

萨拉努埃瓦女士曾获得了美国入境签证，打算带小女儿探视关押在宾夕法尼亚州 Loreto 监狱的冈萨雷斯先生，但美国国务院于 2002 年 4 月 23 日撤销了她的入境签证。

伊维特是冈萨雷斯和萨拉努埃瓦才 4 岁的女儿，生于美国。在她母亲经受了残忍和非法监禁并被驱逐出境以前，她一直在美国生活。她要求看望父亲。自 1998 年她出生不久，她父亲一直关在监狱里。

一再拒绝给予雷聂·冈萨雷斯先生的妻子美国入境签证、撤销签证和（或）在这方面长时间拖延，其目的只能是在囚犯上诉期间给其造成额外痛苦。这种行径十分可憎，极为残忍，完全非法，而且公然、有计划地侵犯了冈萨雷斯先生及其家人的人权。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19 和项目 166 的文件分发给荷。

常驻代表

大使

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签名**）

* 由于技术上的理由重新印发。

2002 年 10 月 29 日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主席里卡多·阿拉尔孔·德克萨达的声明

我要向阿根廷读者提供关于我们五名英勇的国民被不公正监禁的一些情况、以及第一版出版时没有掌握的与审判本身有关的额外数字。

我要提醒各位，这很可能不是最后一版。这里谈论的是美国司法、特别是迈阿密黑帮式的腐败司法、以及司法的行使方式。

第一则新闻是，在不公正宣判六个月后，在提出正当的上诉后，有关卷宗仍在迈阿密，并未提交亚特兰大巡回法院复审。这是为什么？因为谁都不知道如何处理数以百计列为“证据”的密封文件。也许今后幸运的读者有一天会了解这些文件的内容和性质。一个又一个回合、一本又一本书籍、一次又一次发现，全部真相总有一天大白于天下。

我在写上一个回合时，官方文件的一些重要部分，我还未能研究。读者记得，我提到了从概念本身就使整个法律程序无效的一个关键问题：审判是在反古巴恐怖主义黑帮统治的城市迈阿密进行的。被关押在迈阿密的古巴爱国者、革命捍卫者，要受到公正的、不偏不倚的审判，是绝对无法想象的。我们不得不认为，陪审团成员会受到恐怖主义集团的恐吓、威胁和讹诈。而且他们自己也极不可能没有反古巴偏见。

实际情况比预想的更糟糕。从 11 月 27 日选定陪审团，到 2001 年 6 月 5 日陪审团退庭准备判决书，整个审判的逐字记录明确无误地证明，充当 Marti 电视台当地记者的人对陪审团成员进行恐吓。Marti 电视台是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控制并以其名义开展活动的。这一情况，我并不是从“间谍”手中得来的，而是从无可怀疑的人那儿得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主持审判的联邦法官琼·雷纳德。读者可以从 11 月 27 日审判逐字记录第 111 页和 112 页看到，法官曾抱怨摄影记者和其他挑衅分子在法院门口攻击可能成为陪审员的人。再往下看，7 月 5 日第 14644 页到 14646 页，雷纳德说摄影记者如何不顾一切地追逐记者，直到拍摄到其汽车牌照为止。雷纳德女士说，她的秘书亲眼看到记者追逐陪审员，一直追到法院的台阶、甚至室内的电梯（第 14644 页）。据法官说，陪审员“很担忧。他们被拍摄，被报道，心里很担忧……”（第 14646 页）。但法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种可耻的局面。用法官的话说，陪审团受到压力，感到担忧。这些话在审判逐字记录中有案可查，但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已查明，恬不知耻地蔑视司法审判准则的人，正是 Marti 电视公司的雇员，而该电视公司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机构。所以，丝毫不加掩饰地公开向陪审团施加压力的人，还能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看来令人惊讶的行为举止，就比较好理解了。陪审团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在预定的时间达成了一致判决。他们没有表示任何疑问，没有要求作出任何澄清，就宣布五名嫌疑人的所有罪名成立。他们毫不犹豫，即便对最严重的罪名——指控 Gerardo Hernandez 阴谋进行一级谋杀——也毫不犹豫。连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也承认，它无法证明这项罪名，因此要求上诉法院复审陪审团的指示，减轻指控的严重性。这是罕见的举动。美国司法部长 2001 年 5 月 25 日向上诉法院提出的紧急申请中承认，“根据审判中提出的证据，这一点在这个案件中给美国造成无法逾越的障碍，并将导致在该法院无法起诉”（第 21 页），因为这种做法“违反既定法律，给这项起诉造成无法逾越的障碍”（第 27 页）。政府很担心，因为“陪审团很可能会要求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第 20 和 21 页）。

可是，尽管上诉法院驳回了政府的申请，但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陪审团没有再费什么劲，没有片刻的犹豫，就宣布 Gerardo 一级罪行成立。

现在我想谈一下所谓的媒体最近精心炮制的一则“消息”。

2002 年 4 月 23 日，国务院撤销了曾给予雷聂·冈萨雷斯的妻子奥尔加·萨拉努埃瓦的签证，禁止她以及她与雷聂的 4 岁女儿伊维特“探访”。伊维特最后一次看到她父亲是 1998 年，当时她才 4 个月。她两次看到她父亲时，她父亲都带着手铐和脚铐，被联邦调查局人员团团围着，保持一定的距离。

虽然伊维特刚刚开始生命旅程，但实际上她已经在仿效北欧海盗和最出名的热那亚航海家的英勇发现。伊维特发现一个无法比拟的罪恶世界，迫使她在关押他父亲的大楼前由她母亲抱着翘首等待，以便他父亲可以通过牢房的天窗瞥一眼他女儿的一头卷发和蹒跚学步。就是这种邪恶将她母亲投入监狱三个月，把她从母亲怀中夺走。有一天，小伊维特在审判逐字记录中会读到美国政府代表的信口雌黄。这名代表认为这个小女孩可能成为“间谍”。她有一天会知道美国当局对雷聂·冈萨雷斯及其家人的无端仇恨。

但必须让读者了解这种邪恶、愚蠢行为的根源。

雷聂·冈萨雷斯的案件，是了解蓄意炮制的程序性质的关键。这一程序的目的，无非是保护反古巴的恐怖主义，惩罚在美国境内与这种恐怖主义作斗争的人。雷聂自己在抗辩中抓住了这一点：“如果说我感觉必须接受审判，那是因为我必须同我的兄弟们团结一致。”他们没有以间谍罪指控他，也没有恬不知耻地指控他“谋杀”。雷聂被判刑，唯一的罪名是他渗透到迈阿密恐怖主义集团内部，并将其犯罪计划告诉古巴。如果他与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合作，对同胞作假证，帮助该办公室捏造虚假指控，他现在会是一个自由人。如果是那样，他虽是自由人，却没有尊严。现在他有的是尊严。为了迫使他合作，他们极其残忍地虐待他和他的妻子。美国当局继续虐待他们，因为当局知道，雷聂·冈萨雷斯实际上就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全部五人是无辜的。

雷聂就是令人信服的证据，连起诉人和法官也大为光火，在判刑时为这一可耻的审判留下了明确无误的记录。下面一席话值得玩味。

法官宣布：“对无辜者的恐怖行动，不论是在美国或古巴、以色列或约旦、北爱尔兰或印度境内所为，都是罪恶，都是错误的；但他人的恐怖行为无法为本案被告或其他被告的错误、非法行为开脱。”（尊敬的琼·雷纳德法官主持的审判记录，2001年12月14日，第42和43页）。同样，起诉人也表示“担心，被告在服完刑后将继续从事其活动”（同上，第26页）。一次，起诉人坚持，雷聂在服完被控罪行最高刑期15年获释后，应对其进行“监督”（同上，第26和27页）。法官屈从于政府的要求，在判刑时增添了这一不同寻常的命令：“作为监督释放的一项额外特别条件，被告不得与恐怖分子、主张暴力的组织成员和有组织犯罪人员出入或光顾的特定地点发生关系或前往此种地点”（同上，第45和46页）。

这是9月11日暴行发生后三个月在迈阿密联邦法院所说的话。这就是这位了不起的法官和虚伪政府的代表行事的方式；这个政府的总统总是恬不知耻地宣布，“如果你窝藏恐怖分子，你与恐怖分子一样有罪”。

布什先生的声明中唯一漏掉的一点是，美国政府不仅窝藏、保护恐怖分子，并宣称今后十五年将继续这样做，而且还与他们一起吃喝玩乐，庆祝他们的共同恶行。这正是他5月20日在迈阿密举行的恶毒欢宴上的所作所为。

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所有受害者都有这种要求。其中包括在姊妹楼以及9月11日在其他地方被残酷谋杀的受害者。还有继续遭受一个傲慢帝国发起的国家恐怖主义之害的受害者。这个帝国不仅将本大陆的名称据为己有，而且对这个大陆举行掠夺并专横欺压。所有受害者、包括五名古巴英雄，都要求伸张正义。每个受害者，其中不要忘记小伊维特，因为她以她的天真帮助我们发现了真相。

2002年6月5日